

本书从为青年提供发现、认识、塑造自己的思想指导的立足点出发，从心理学和系统方法的角度，运用宏观把握和微观透视相统一的原则，对青年文化精神与审美活动、青年审美心理运行机制、青年审美情感与感知、想象、青年审美心理与恋爱情结、当前青年审美心理的发展趋势等等进行了详尽客观的考察……

青春的审美

青年审美心理描述

王德胜 著

青年文化丛书



目 录

第一章 导 言	(1)
第一节 发展主题：青年作为人的发展阶段.....	(1)
第二节 青年：文化主体与审美主体.....	(8)
第三节 从极地走向审美世界.....	(23)
第二章 循序渐进——青年审美心理发生过程	(28)
第一节 青年审美心理发生的一般性叙述.....	(29)
第二节 青年的审美注意与审美期望.....	(30)
第三节 青年的审美感知与审美认识.....	(36)
第四节 青年的审美判断与审美趣味.....	(45)
第三章 心游万仞——青年审美心理中的想象	(54)
第一节 想象的一般性质.....	(54)
第二节 青年审美中的再造性想象与创造性想象.....	(57)
第三节 青年审美想象活动的一般特点.....	(69)
第四章 由此及彼——青年审美心理中的联想	(77)
第一节 青年审美联想活动的表现特点.....	(78)
第二节 青年审美的“移情”.....	(90)
第三节 恋爱心理与青年审美联想活动.....	(99)
第五章 情感的热流——青年审美心理中的情感	(112)
第一节 青年情感一般概述.....	(112)
第二节 情感在青年审美活动中的作用.....	(115)
第三节 审美的孤独：青年孤独感与审美心理.....	(127)

第四节	寻找自我的体验：青年体验性情感与 审美心理	(134)
第五节	反抗性审美：青年反抗性情感与审美心理	(138)
第六节	悲喜感的情绪模式：青年情绪与审美心理	(144)
第六章	自我的世界——青年审美心理与自我 意识	(150)
第一节	青年审美中的自我意识	(150)
第二节	青年审美中的自我运动	(154)
第三节	青年审美中的自我评价	(160)
第七章	跳跃的欢乐——青年审美快乐的心理机制 	(170)
第一节	青年审美快乐的来源	(170)
第二节	青年审美快乐的心理机制	(176)
第三节	青年审美快乐与认识定势	(181)
第八章	趣味的流程——当代青年审美心理的趣味指向 	(188)
第一节	当代青年的审美趣味模式	(188)
第二节	青年审美心理的当代指向	(191)
第三节	当代青年审美趣味的自组织与审美心理修整	(199)
第九章	新的力量——青年审美心理成熟的教育因素 	(207)
第一节	审美教育与青年人格完善	(207)
第二节	适度性原则与青年审美心理引导	(213)
后 记	(219)

第一章

导言

当茫茫大地响起人的第一下呼吸之声，宇宙之神第一眼瞥见的，是一团火红的自然生命。人从自然中诞生的那一天，也就是自然开始向人屈服的那一天。从此往后，人成为一切生命——自然生命和人自身生命——的强力主宰者，进行着他顽强不屈、艰苦卓绝的跋涉。人的每一次生命的挥发、生命力的勃兴，都源自他青春的忧伤、悲苦、愤怒与欢乐、振奋、抗争。每一个人都拥有自己的青春，每一个人都握有青春的雄健，青春年华是每一个人生命的雄力阶段，最丰富、最深刻的生命正发端于那丰富、深刻的青春年华之中。

第一节

发展主题：青年作为人的发展阶段

人的发展就其自然生命的个别性而言，经历了童年期、青年期、中年期和老年期四个阶段。它们构成了人类的生命历史，表示着生命的发生——增长——成熟——衰落。人的生命在时空的绵长广袤中运行，并向着生命永恒的潜力贴近、靠拢。生命的发展在此意味着人的原初生命结构的解体，或者，意味着它的内部结构的重新组合，使人能够重新控制自身的一切功能。

于是，人的生命的发展，便可以看作是一种在同一方向上的结构变化：从一个结构危机开始增长而达到另一个结构危机。结构危机在这里并非是从坏的意义上理解，而是表明了一种持续增长，一种结构自破坏和自组织的健全性。其中，人的生理发展的道路，也就是人的自然生命发展的循环；人的心理与精神发展，则是人的全体生命发展中更富有深刻性和变动性的部分，人的发展主题就集中体现在这一部分的发展之中；人通过自我意识，给予生活以意义，人的真正的自我作为一个精神人反映到意识中来。人的发展主题，也正是实现这样一种贯注自我意识的真正精神人的世界。

也因此，在人的自然生命发展的“发生——增长——成熟——衰落”这一同心圆的循环圆周上，同时重叠着主要以精神心灵发展为核心、以自我意识为中介的人的完整生命的轨迹：

诞生——寻求与尝试——最后道路确定——顶峰——保持平衡和下降。

它同样是一个在同一方向上的结构的解体与重组，是结构的自组织与自破坏的统一循环。根据每一个人在人类的生命中的不同生命之路，这一运行模式具有不同的特殊意义，但最终他们都将归宿于人类发展的整体性主题之中，由自己的目标而导致较完全或不完全的生命的实现。

青年，这人类自然生命的灿烂阶段，在自然生命的意义上展示着生命增长、生命增长向成熟的转迁。而在人的完整生命的运行模式中，青年则占据着“寻求与尝试”的历史过程。“寻求与尝试”的努力集中了青年生命的全部潜在力量；“寻求与尝试”的努力，在其特殊的规定性上，主要就是将青年生命的发展主题确定为“主要任务不再是他自己”。

己”。

在青年时期，个人的性格特征开始明显起来，开始“觉醒”并一直继续，成为其他一切围绕旋转的轴心。“觉醒”使青年的生命染上了反抗的色彩，使青年需要克服缺乏固定根基或归宿的弱点和克服青春期的幻想破灭感，这样，打破旧的（儿童期）生命结构，重新组合在“寻求与尝试”基础上的生命需要的满足结构、保证生命延续的内部秩序结构和实现创造性扩展的生命形式，就必须成为青年生命发展的主要任务。同时，青年时期是一个需要完成多种不同性质的任务的艰苦工作时期，它的结局就是一般人们所称的成年人——变成成年人显然是青年发展的目标。因此，青年生命发展的这一特定主旋律（目标），就与青年生命发展的特殊主题相合，向成年人的过渡结局就是青年“不再是他自己”，从而实现新的生命结构的诞生。

青年时期是伟大的人生之剧刚刚拉开序幕，不断增进的精力促使和加强着青年的发展。青年必须借助他的肉体、意识和精神的力量，才能完成生命发展的特殊主题。其间的重点在精神力量上，因为正是这些力量给予了青年的生命以真正和深刻的意义，使青年具有了自己的尊严和生命价值。青年完整生命排除了出身、教养与环境塑造的干扰，而寻求自己的发展之路。这条发展之路既有欢乐与喜悦，也有悲伤与痛苦，这些对青年来说都是达到真正精神人的世界之发展道路上的有意义的方面。

第 二 节

青年：文化主体与审美主体

青年生命发展主题——“不再是他自己”，显示了青年

作为独立文化主体的价值和努力，显示了青年生命发展在文化接受与创造的独立性，也显示了青年生命发展在精神世界范围内是一种文化的现象。我们应该把对青年生命发展主题、青年审美行为的考察，纳入到一个有机的文化系统中来，以便对问题有更深刻的把握。

一、文化主体的青年

从文化接受与创造的角度思考青年的发展主题，面临着两大难题：首先是青年本质的确定；其次，需要解释青年文化的一般规定性（外在规定性与内在显现）这个问题。由此，对青年发展主题的思考才能是深刻的和全面的。

关于青年本质的定义或阐释，几乎是众口千词。每一个学科都可以有在自己的特殊视界内所规定的青年本质，特别是从生理发展角度所力图明确指证的青年期的年龄段的阐释，更表现出纷纷扬扬的差异。问题并不出自哪一种学科的特殊规定有什么不妥（应该说它们都各有各的理由），而在于这些阐释的视界过于窄狭，无法从青年生命发展的特殊性主题上把握青年本质的完整意义。青年本质的特殊的内在抽象意义，只能从社会民族文化的角度加以理解。因为有一点很明显，我们所认识的青年，基本上属于一个社会、民族文化范畴内的特殊文化主体，它的本质的特殊显现，是在社会、民族文化的接受、创造与演进中展开的。因此，将青年本质确定在特定社会、民族文化主体的意义上，也就是说，确定在文化接受与创造的意义，才有可能对青年的本质做出较为合理和内在的把握。

青年是特定社会文化的创造主体。青年作为主体存在，是在与客体的联系中发挥其全部潜力的。它是具体的、具有

年龄层次规定的、特殊的社会群体的主体，它所面对的不是宽泛的客体存在，而是特定的社会文化这一客体，这就是说，青年是与社会文化相联系的。在这种联系中，青年不是被动的，相反，它以改变、推进、创造社会文化的主动者身份出现。它必然地要从自己的特定地位出发，按照自己的要求、目标（发展主题的特殊性）向社会文化发出不同于其他主体的呼声，在巨大能量的释放过程中达到创造文化的目的。

青年是特定的亚文化群。青年是一个“主体群”。这不仅因为它是一种社会群体、是由许多人组成的社会利益集团，更主要的是由于青年“主体群”奠定在“文化创造”的意义上，即它的意义更大程度上被规定为是以文化接受、改建、创造为内聚力而形成的特定“文化主体群”。只是这一“文化主体群”从性质、对象，到外在规定性方面都有别于其他文化主体群，它有着自己对文化的理解和需要，有自己的亚文化，所以它是一种“亚文化群”。作为社会文化生活中特殊的文化性利益集团，青年生命发展主题的全部意义都可以从这一点上伸展开去。

青年是社会文化的特定过渡阶段的负荷者。无论青年对于社会文化的接受、改造、演进和创化提出怎样的要求并采取怎样的实践行为，随着他们对社会所承担之义务的逐步更新，作为特定社会文化的创造主体和特定的亚文化群，他们都只能成为一种特定文化发展阶段上的文化负荷者；而青年本身各方面的成长和内在能力的积累，也使得他们对文化创造的要求和实践能力在不断改变，同时，青年文化主体的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势必造成青年这一“亚文化群”的改变，从而令青年所负载的只是特定社会文化阶段上的内容，而不

是文化的全部。文化自身演进的逻辑，同时决定了青年对文化利益的要求和改造是阶段性的，而非永久的。

到此为止，对青年本质的文化意味上的规定，已使我们多多少少窥见了与发展主题的特殊性联系着的青年本质。正是因为这样去理解青年本质，我们方能从文化现象的领域去观照青年生命发展主体的文化意义，看到青年生命发展主题的特殊性，也就在与其主体在文化接受与创造中的特殊地位。

青年生命的发展主题既然是为了达到“不再是他自己”，它首先努力产生的，必定就是专属“他自己”的文化——一种标志和实践青年生命价值的青年文化。它的生命结构的破坏和新的生命结构的重组，必然首先完成于一种新文化——青年文化——的创造努力之中。这样，青年生命的发展主题和文化创造之间便有了一种统一的关系。

在我们看来，青年文化以精神性表现的方式而存在。从它的外在规定性方面考察，它显示为：

I. 青年文化是一种“亚文化”。这里，我们指称青年文化为“亚文化”，不仅因为青年文化在形态上隶属于人类所创造的全部文化整体之下，即青年文化是全部人类文化中的一个特殊构成，而且因为青年文化是以特定年龄层次、亦即以特定社会利益集团为负荷者的。青年是这一“亚文化”的历史的、统一的承受力量，青年文化正是以青年的一切精神性活动和成果为内容的。

II. 青年文化是一种交织型的“亚文化”。青年文化作为一种独立的实体，在其存在过程中，并非纯粹单一的，而同时是交织着其他各种文化现象的诸多因素。艺术、科学、宗教、伦理等等，都同时在青年文化中有所体现和作用；并

且，青年文化也必然地同其他各种文化现象发生联系，影响并作用于其他文化现象。

二、青年文化是青年一切活动的精神反映成果。青年文化本质上是对青年的种种活动的反映，是青年一切活动、利益、要求的精神物化成果；更多时候，青年文化是以青年的观念形态方式反映出来的。因而，青年文化是精神领域的事实，而不是物质性的范畴。

三、青年文化的创造主体是青年。青年不仅是自身文化的负荷者，同时在更为重要的意义上，青年这一特定的“亚文化群”是自身文化的主动创造者。这种“创造”，不但具有以实践行为创造观念的意义，而且具有以观念确定的方式肯定自身文化的意义。因此，青年作为青年文化的创造主体，就是指青年是自身文化建设的自觉主体。其中，个体的行为常常可以被证明需根据他们共同的文化因素来解释。

也许，青年文化本质的这些外在规定性以这样一句话就可以得到说明：青年文化是以青年为创造主体、作为青年一切活动的精神反映成果的客观实在的“亚文化”现象；它不是全部文化在青年这一社会群体身上的全体机械转换，而是青年主动自觉的产物。不仅如此，青年文化本质的外在规定性还向我们显示了：既然青年是自身文化的负荷者和创造主体，因此，我们在考察一切有关青年的问题时，就必然是对这种特定的文化主体的考察，换句话说，考察青年问题，只有从文化创造主体这一意义上去进行，才是对青年自身真正深刻的认识和全面把握。

与青年文化的外在规定性相关联的，是青年文化的内在显现问题——内在价值特征。按照抽象分析的原则，青年文化的内在显现方面可以概而括之为：

① 这种“自保性价值”是指青年在自身所能创造的亚文化系统中，确定了自身一切活动的价值，规范了自身一切活动而产生的观念的独立意义，从而使青年在社会的接受、改造、创化过程中和在自身的社会化成熟过程中，也从而使青年在自己独立文化的制约中，达到对自我价值的阶段性实现。这种“自保性价值”是一种独立的行为价值，它表现在青年文化的带有一统化力量的各个方面，因而也使得青年文化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上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亚文化”系统。在现实的过程中，也正是青年文化本质的这一内在显现方面，决定了“由青年组成的这一亚文化群的独立性正在不断增长。这个亚文化群在很多方面跟现行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冲突或把自己置于这些价值观念之外。”①

Ⅰ. 反抗性价值。青年文化作为精神性的总和现象，它的内在价值特征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它是一种反抗性文化。这一点本身是与青年的本质联系在一起的。作为自身文化的创造主体，青年按照自己的要求塑造文化；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最大程度地贯彻了一种对旧的、现实的文化的反抗精神（如“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以这种反抗精神建构起来的青年文化，本能地带有反抗性的精神价值，从而使青年文化内在地显示为一种反抗性文化，担负着创造未来社会的重任。也许，这种青年文化的反抗性价值，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同青年自我确立的内在需要相一致的。自我确立并不是一种单向的肯定行为，更是一种在否定进程中实现的自我意

① 西尔维亚·西格尔《拉丁美洲青年：从统计数字到现实》，转引自《八十年代世界青年问题》，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87页。

识。否定进程本身无疑要带来对既定事实的反叛，无论从心理上，还是从实践上，否定都可以看作是一种反抗。就此，在青年自我确立需要的推动下，青年在创造自身文化的过程中和在自身文化的内部都必然包含着对既定社会文化的反抗性。“有意识地要成为与众不同的有作为的人。”这种自觉，驱使青年往往把自己的每一个判断绝对化，不能容忍任何妥协，对于现实和与现实相伴的文化现象缺少一种基本的忍耐态度；“在青年期，一切事物仍然带有某种绝对性，而同时又有某种暂时性——这是明显的自相矛盾的情景，不过青年人自己对此并不感到荒唐。判断和感觉是绝对的——不过只在某一时刻！所有的选择都是‘临时——绝对’的。”^①这就意味着，青年在面对传统性文化的一切现象时，必然去另一极寻找抵抗的力量，投入到如痴如醉的文化创造竞争中，不顾物质环境，文化禁忌、现实社会通行的文化准则所产生的种种束缚，做出一些完全和绝对属于青年文化主体的行为。可以认为，青年文化的最大价值显现，就在于它的这种反抗性价值。正是由于这一点，才使得青年文化真正确立为一种相对独立的亚文化现象。当然，青年文化的这种反抗性价值主要地集中在作为对旧有价值观念的更新这一变更形态上。改造观念、创新观念是青年文化的独特含义，它既标志着青年这个“亚文化群”同过去的决裂，也标志着青年向未来多种精神性意义作选择的可能，因此是对青年自身价值的体验和认知，是青年生命发展主题的实现形式，也是构成青年文化自保性价值和期望性价值的关键因素。

^① 勃纳德·利维古德：《人生的阶段》，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46页。

Ⅲ. **过渡性价值**。这一点建立在青年是社会文化特定过渡阶段的负荷者意义上。青年本身在社会文化中所承载的义务的过渡性，他们对社会文化改造的要求和实践能力的变更性，决定了由他们作为主体所创造的文化的过渡性。就这一文化过渡性的实质而言，它起的是一种联系的作用——联系青年个体与社会群体之间、青年的各种价值观念与社会总的价值观念之间、青年的诸多文化要求和利益与社会文化所提供的可能性之间等等的关系的桥梁。因此，青年文化的过渡性价值，实际上就是青年文化的内在作用。社会的复杂性，造成社会在文化各部门的内容的复杂化。面对这样的普遍性现实，青年文化的作用，便是调整青年与“社会”这一客体的关系，使得青年可以在自身文化的范围内更好地实现自己的利益。当然，青年文化所作的调整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而只能是阶段性的，就此也表明了青年文化内在的过渡性价值。而且，从青年文化本身的内容来看，既然它所涉及的均是青年的需要与利益，而作为创造主体的青年又是一个发展的主体，那么，青年文化就只能是一个变动的范畴、历史的范畴，而不是本体论意义的范畴，它给青年提供了一个共同负担文化责任的机会和支持，从而构成了促进青年创造学习自身文化价值和规范的机能。

Ⅳ. **期望性价值**。青年文化既是相对独立的亚文化，又是存在于社会整体环境之中的文化总和的一部分；青年文化在反抗社会文化的同时，不可能绝对超越于社会文化总和的制约之上，而必须在反抗中寄托对未来文化创构的热烈憧憬与美好希望。这种对未来文化的憧憬与希望，使得青年文化在很大的意义上，成为一种标志青年对未来的倾向的期待性文化——青年文化的指向是未来而不是现在。因此，青年文

化的期望性价值，往往又寓含在带有反叛色彩的理想主义的自觉之中。可以说，青年文化既为青年提供了面对现实的必然性，又为青年准备了令人满意而又感到切实可行的一系列价值和时间的展望。特别是在青年社会与成年社会冲突、分歧的紧张场合^⑧，青年文化就成为青年坚持自己独立性主张的基础，并具有消除这种紧张的作用；它使青年的一系列独立行为转化到制度性的自身文化轨道中，保证了青年作为一个独立的“亚文化群”的存在。

青年生命发展的特殊性主题，从文化的意义来解释，无疑是一种新质文化的创造、诞生。生命的发展潜存在新质文化的创造中，显示着青年在自身文化特殊结构中的全部新精神。生命发展结构，“解体——重组”的历史转换，根本上也就在实现着全部文化结构的“解体——重组”。青年文化无论在外在规范性上，还是在内在价值的呈现上，都可以被视为与青年生命发展主题同构的过程，在文化现象的领域中，青年生命发展主题的特殊性其实也就成为文化主体的特殊性和文化创造本身的特殊性。

二、审美主体的青年

“文化主体”的地位和作用奠定了青年在个人生活、社会文化创造中的意义。肯定地说，没有比这一点更能合理解释青年的一切活动和精神的了。因此，当我们解释青年审美活动的时候，就完全可以从此一点出发来思考问题。把青年当作审美活动中的主体——一个特定审美活动领域中的主体，正产生于这样的思考之中。

从一定的意义上说，人类审美活动从过程到结果，都表明它是人类文化的审美方面，或带有审美属性的人类文化。

人类作为创造主体，在自身生命发展的旅程中创构并推进着文化的内容和内容的转换，人类在生命活动中产生和发展着对世界的审美关系，个体的生命和文化创造一定的显示着审美的永恒性。没有一种文化、包括个体自身的文化创造，不是同时意味着审美活动和对世界的审美关系，不是同时意味着审美创造的展开。审美活动在精神—心理领域的过程和结果，必然地反映着文化创造的过程和结果。文化的创造，内在地诞生出了人的审美活动；人的审美活动也内在地成为文化创造的一部分，成为文化事实的特殊表现。换句话说，人类从全体到个体的一切审美活动，事实上就是人类在自己的生命活动中创造着特殊的审美文化，而审美文化则应该视为人类整体文化的一个子系统，它作为文化的所有领域、地区和角落的某种方面，消融在整个文化中。在审美活动变化不居的事实背后，深藏着人类文化的持久性，以及把这种事实看作是人类生命本身所固有的东西而加以接受的必然性。文化的奇异的稳定性和变动性这双重特征，就建立在它把变化当作生命的法则加以肯定和接受的基础上，审美活动作为审美文化，也正是以此而实践着对人类和人类个体生命活动法则的肯定和接受，源自对文化方面的渴求，包括共同享有和习得的行为模式、信念和感情，使得我们即使承认审美活动应当高度重视独创性和独立性，它也仍然要归属到人类的文化活动中。

作为创造着审美文化的人类审美活动，成为人类文化的高级形式。人类审美活动和文化创造活动同时存在着文化的转换关系，即：人类进步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不断地把日益增长的人类文化转化为审美文化，从而提高人类文化的质的方面，并且，不断地把审美文化渗透、扩展到人类文化的更广阔的领域，从而提高审美文化的量的方面。就拿文学

审美活动兼说；它主要就是满足人们用文学语言来表现和“享受”这种精神生活的需要，使人类所独具的语言文字能力得到继承和发扬，使用文学语言的能力使人类能够跨越时空的限制，共享前人与他人创造的精神财富。这无疑就是人类文化创造与审美活动在差异结构之上的互动辩证性，人类整体文化的质和人类审美文化的量，就在这种相互转换的互动辩证性中得到扩大和统一。审美文化成为文化创造基础上的自由王国，沟通了理想与现实，审美与生活，人类生活就是不断地发展着文化创造和审美活动，并给审美文化的发展打下更雄厚的基础和开辟更广阔的文化世界，使审美文化最终能够成为人类文化的主导方面。

于是，我们就可以认为，人类审美活动作为审美文化与审美文化的创造，与人类整体文化相同形，具有类似的结构。对于每一种文化类型来说，归属于它的审美文化是该文化类型的独特模式，是它的形象“肖像”。由此就产生了审美活动对文化的功用：对于作为审美文化的审美活动所归属的文化来说，这些审美活动是它的“自我意识”；对于另一种文化来说，这些审美活动是揭示文化之间接触联系涵义的“信码”。诚然，审美活动成为文化的自我意识，“是指它象一面镜子，文化从中照见自己、认识自己。文化在审美活动中看到的不是它所包容的万物的准确定影，而是自身实质的反映，是它的特征、同其它文化的差异的反映。它在审美活动中发现自己完整、独立的形象，发现社会历史的自我。这里，审美活动极准确地反映出各种文化的认识意向和价值意向的相互关系，准确地铭刻着文化对存在的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关系，反映出每种文化所特有的社会精神活动对社会物质生产实践的关系。”

而且，审美活动还与人类文化创造中的心理结构相联系。正因为文化心理结构由自然、文化两种因素新构成，便保证了审美活动的完成。文化心理结构的内蕴自然性的稳定不变，可以使主体审美活动的内在显现图式具有两种稳定性；而文化心理结构中的社会文化性因素所特有的运动性和变化性，又使审美主体的经验图式成为可塑的，可以按照更高的社会文化性需要随时作出调整，使其变形、变态。

但不总之谓人类文化创造和审美活动的联结，从主体方面考察，表现为文化主体与审美主体的统一；从结构上考察，审美活动是创造着审美文化或就是审美文化本身。它与人类文化同形，并作为人类整体文化系统中的一个个子系统而存在。审美活动（文化）是“文化的自我意识”，同时又受着文化创造中的文化心理结构的所定制约。

由于人类审美活动与文化创造的联结，便决定了青年作为文化创造主体和特定的青年审美活动主体的整体性。青年既是自身文化创造的特定主体，也是特定的青年审美活动的主体。

作为文化创造主体，青年的特殊创造领域是在青年文化这一“亚文化”领域中；作为审美主体，青年的活动领域则在特定的青年审美活动领域。青年审美活动是人类审美活动整体系统中的一个个子活动系统，它具有不同于一般人类审美活动的特殊性。青年文化本质的外在规定性和内在价值显现，规范了青年审美活动的外部领域和内在价值意向。从文化本身的深层结构加以分析，青年审美活动联系着青年文化的创造，是青年文化特殊结构的反映。它们之间同样具有互动辩证性。当青年以文化创造主体身份出现时，他同时就成为自己审美活动的主体。对此，我们可以从“自由”这一点来作